



金申 慧眼识“味道”

鉴定佛像真伪不但关乎收藏，也关乎佛教考古研究。金申从研究走向鉴定正是出于此种目的。他的“味道”之说，说到底还是对于佛像的一种文化底蕴综合性知识判断。

金申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，文化部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。多年致力于佛教美术史和佛教图像学研究，成绩显著，在佛教文物特别是单尊佛像鉴定方面尤有独特功力。

文 | 本刊记者 阎文水 图 | 李玉龙提供

马马虎虎是这么个意思，但没劲儿，表情甜熟，线条绵软；只有剃底法、包底法，没有这样子焊起来的；古代以刀当笔，游刃有余，因此刚劲、爽朗，现代拘谨；这个飞天多笨，多臃肿，像个大头娃娃，飞不动；凡是芭蕾舞脚的都是假的，真的脚面朝向观众；把印把做成佛首状，不伦不类，也是对佛不恭；古代里面是灰的，现代是白的石英砂……像到医院检查病，一个指标不对就行了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金申教授，应邀来并谈中国佛像鉴定与收藏。金申是中央二台《寻宝》栏目的特邀鉴定专家，在佛教考古尤其是单尊佛造像艺术甄别上慧眼独具。

“气儿不对，味儿不对”，金申通过幻灯片，向前来的观众讲解辨识佛像真伪之法。以“味道”一词作为标尺，金申因此被人戏称为“望气派”。

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佛教艺术品交易中心，近年来佛像收藏炽热。2006年，一尊明朝永乐释迦牟尼坐像以1.04亿港元的天价，打破了中国工艺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随后

件件佛像成交价惹人眼球。不同的是，内地藏家倾心于明清的藏传佛像，海外藏家则热衷于高古的汉传佛像。收藏佛像既是一种爱好，一种投资，也是一段结缘。讲座开始，金申首先申明自己不是佛教徒，只是一个研究者。“佛像本无真假之分，它是佛教信奉者的法物，以做供养瞻仰之用。所谓真假是站在文物收藏角度，凡是为了欺骗藏家、谋取利益而刻意模仿古代真品的佛像都可归为赝品。中国有三次佛像伪造高潮，一是宋代，一是清末民国时期，一是改革开放后。”

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，金申在包头搞了五年文物考古工作。调回北

京后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，师从周绍良先生。后来又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、成城大学研究佛教考古五年。在对佛教考古、佛教文史研究过程中，金申发现，有多尊在海内外学术界封为名品的单尊铜、石像佛竟然是经不住推敲的赝品，更让人奇怪的是，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没人提出过疑问，还在中外各种学术著作中反复引用，混乱视听。

金申让大家观看一尊多头多手的铜铸佛像，他说，因为底座上几个西夏文字，一些西夏史学者被它迷惑，后来还将其编进一本西夏艺术史著作中。“别说西夏文了，就是甲骨文也能伪造上去啊，你能说这是商周文物吗？”

如果学术是建立在对虚假对象的研究基础上，这样出来的成果肯定是南辕北辙了。于是，金申开始把佛教研究的一个着力点放在佛像甄别上，陆续写出了数种辨伪的专著和论文，单行本有《佛像的鉴定与收藏》《鉴识藏传佛像》《佛像的鉴藏与辨伪》《中国佛像真伪识别》《佛像真伪辨别》。

佛像收藏与研究的现状堪忧。勤于野外考察的金申，对全国大部分石窟进行了系统反复的考察，前往印度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、日本、韩国等亚洲佛教胜迹，以及欧美各国公私博物馆亚洲艺术品陈列室。金申坦言，好多国内外博物馆收藏有不少佛像伪作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每次前往美国大都会博物馆，都能看到一尊假的石雕佛像，放在那里几十年了，他提了几次意见，但仍然没有撤下，也无注明。一些高仿佛像经常出现在大型拍卖会上。金申揭示，山东青州有个佛像制造作坊，那里的老板甚至清楚哪个博物馆里有他的产品，哪次拍卖会上拍卖了他的产品，拍了多少价格。

一些收藏家邀请金申去鉴别，但不少人只爱听别人说自己的藏品是真的，不愿意听别人说是假的。一位收藏家收藏的几十尊历代石佛像，竟然没有一件是真的。面对众人对那位收藏家的肯定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是国内一家大报在报道时，竟然编造他做“欣赏”状的照片，赞美了这些假佛像的一段话。“什么都是假的，连说的话都是假的。”每当想起，金申都觉得无可奈何。

“‘味道’是时代风格的自然流露，时代气息模仿不了。”金申譬喻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，现在再画，也没有当时的气息；现代人演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戏，尽管是老道具、老服饰，但还是与真正时代里的人有区别。金申不囿旧说，颠覆旧论，常常给人以釜底抽薪之感，令人尴尬。就是对于自己早年看走眼之作，他也会在后来的著作中予以纠正。这个敢于捅破窗户纸、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人，自身“味道”也很浓。

佛讲缘分，金申让一尊身首离异的石佛像重聚也是缘分。2004年秋，他去山东东营博物馆考查。在一尊两米多高的隋代佛像前，他停下了脚步。打量着那个微笑的佛首，他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舒服，又好像有点面熟，在哪儿见过。馆长告诉他，这尊佛像的佛首在2000年被盗，现在安装的是复制品。听到此言，金申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不由想起四年前在北京时，去鉴定过的被盗佛首。

回到首都的当天晚上，他就把在山东拍摄的各个角度的石佛照片，与以前鉴定过的那个佛首照片对比，证明了他的猜测不妄，两件远隔千里的

佛首佛身果然原为一物。当晚他把照片传发东营。博物馆去人，经过与失盗前拍下的照片比对，严丝合缝。这尊名为张郭造像的石佛像，在金申的偶遇之后完璧归赵。

“辨别佛像真假，就像警察抓小偷，看他目光游离，一抓就着。”这是一种职业敏感，这种职业敏感来自金申多年锻炼。

山西是佛教艺术圣地，从大同云冈石窟，到太原天龙山石窟，再到吉县挂甲山摩崖石刻，山西从北到南佛像遍布。金申来过山西不知多少次，光是云冈石窟就曾多次考察。临汾大云寺数米高的唐代佛头让他惊叹。他说，明代好的铜佛像都是山西铸造的。明代用白银作货币，铜不再铸币，不少被用于铸造佛像。山西造的特别多，又很精美，哪个省份也比不了。

在山西博物院佛像展厅，造型各异、数量众多的佛像让金申赞口不绝。他足足呆了四个小时，不是听讲解人员讲，而是给讲解人员和游人讲。金申的到来还让博物院有了两个收获。一是指出两尊伪作菩萨石像，一尊辽代的佛像是现代河北曲阳大理石工艺品，一尊北齐的佛像是近百年的赝品；二是一尊鎏金铜佛为大理国所产，全世界不过几十尊，价值连城，但馆方没有辨认出来，更没有文字说明。

金申自己也收藏佛像一二百尊，在张兰的古玩市场他就买过佛像。

如今回过头来，金申闲暇之时又提起画笔。他喜作禅宗题材国画，其中尤以达摩形象采用颇多。那个刻苦修炼的禅宗祖师心无旁骛，完全沉浸在一片天地之中。金申此次到山西，也带来了二十余幅小品，悬于壁上让人观览、收藏。■